

犹太复国主义的矛盾：基于认知失调的政治项目

现代以色列国家，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化身，建立在一系列如此明显的矛盾之上，不仅需要意识形态的扭曲，还需要暂停法律、道德和历史逻辑。以色列远非其宣称的民主避难所，而是将民族优越感制度化，强制执行军事占领，并通过依赖一个在自身不一致的重压下崩塌的宣传架构，进行了系统性欺骗。

关于以色列说真话并不是攻击犹太身份。相反：一些最直言不讳且有原则的犹太复国主义反对者是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拉比和法西斯主义的幸存者——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在1948年致《纽约时报》的信中称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为法西斯分子。批评以色列不是反犹主义；它是对犹太复国主义对犹太正义传统以及每日承担其矛盾代价的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道德和政治腐化的抵抗。

“犹太和民主”国家：实践中的矛盾修辞

以色列声称它既是犹太国家，又是为所有公民服务的民主国家。这一说法不仅是矛盾；它是一个精心构建的谎言。**2018年民族国家法**明确规定，“在以色列国行使民族自决的权利仅限于犹太人民。”曾经是官方语言的阿拉伯语被降级。与此同时，**以色列20%的人口——巴勒斯坦公民——在法律上属于二等公民**，被剥夺了平等获得住房、教育和政治影响力的权利。

一个基于种族排他性的国家如何能自称是民主的？它不能。任何名副其实的民主都不会在其基本法中嵌入种族或宗教等级制度。以色列的民主为犹太人服务，仅为犹太人服务。

批评即反犹主义：逃避责任的盾牌

将对以色列的批评等同于反犹主义不仅是逻辑上的谬误——而且是智力上的不诚实。通过采纳像**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工作定义**这样的定义，以色列将犹太人的苦难武器化以压制反对意见。它将反对种族隔离、占领和种族清洗的人与反犹主义者等同起来，同时忽视了许多谴责犹太复国主义为背叛犹太伦理的宗教和世俗犹太人。

爱因斯坦、**汉娜·阿伦特**和**马丁·布伯**都警告说，基于民族主义和暴力的犹太国家将走向暴政。当代团体如**Jewish Voice for Peace**、**IfNotNow**和正统反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如**Neturei Karta**延续了这一传统。但在以色列的意识形态框架下，这些犹太人被污蔑为“自我憎恨者”，对于一个声称代表所有犹太人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荒诞的讽刺。

将犹太身份扁平化为单一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是对犹太多元性的攻击——也是对犹太历史的深刻背叛。

选择性法律战：国际法作为政治戏剧

当加沙的医院被以色列喷气式飞机轰炸时，回应是沉默或混淆：“哈马斯将其用作基地。”当伊朗导弹在以色列医院附近造成破坏时，立即被贴上**战争罪**的标签。这不是法律推理——这是伪装成正义的公关。

以色列有选择性地使用国际法。它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自卫权，但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和**国际法院**的裁决。它凌驾于法律之上，因为其主要盟友美国在最高层面确保了豁免。

这不是受规范约束的民主行为——这是一个受权力保护的流氓行为者的行为。

梅纳赫姆·贝京：从恐怖分子到总理

或许以色列”打击恐怖主义”叙事中最明显的矛盾在于**梅纳赫姆·贝京**的生平，他是右翼利库德党的创始人，也是以色列第六任总理。在其政治崛起之前，贝京是**伊尔贡**的指挥官，这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组织，负责一系列无可争辩的**恐怖袭击**：

- **代尔亚辛大屠杀**（1948年）：超过100名巴勒斯坦平民被屠杀。
- **大卫王酒店爆炸案**（1946年）：91人在英国行政中心丧生。
- **罗马英国大使馆爆炸案**和**维也纳萨赫酒店爆炸案**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
- 英国托管政府为贝京的头颅悬赏**10,000英镑**。按照当时的所有法律和政治定义，他是一个**恐怖分子**。

然而，贝京后来进入了以色列议会，创立了利库德党，并成为总理。如今，他的名字装饰着以色列的高速公路和学术机构。

与此相比，巴勒斯坦人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针对军事占领的任何武装抵抗，即使是针对士兵或非法定居者，也立即被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帮助建立以色列的行为被颂扬；被压迫者的类似行为被妖魔化。

这种虚伪并非偶然——它构成了基础。

不是战争的”战争”

以色列将其在加沙的行动定性为战争行为。然而，它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为国家，拒绝承认哈马斯为合法战斗力量。这种故意模糊使以色列能够双向逃避法律义务：它援引战争法来为轰炸辩护，但拒绝给予被俘战斗人员**战俘（POW）**地位。以色列俘虏无论军事地位如何都被称为”人质”，而巴勒斯坦人被剥夺了法律权利和人类尊严。

这不仅仅是一个矛盾——它是一个**通过法律操纵合法化的不对称战争系统**。

原住民身份的武器化

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声称与以色列土地有3000年的联系，常常将**精神遗产与政治主权**混淆。然而，今天的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是**欧洲移民**的后裔，其中许多人在20世纪到达。与此同时，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人在1948年纳克巴之前，连续几代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1917年，巴勒斯坦95%以上的人口讲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是一种礼拜语言，而不是口语。犹太复国主义的原住民主张往往不是为了分享土地，而是为了完全抹去巴勒斯坦的存在。

真正的原住民身份不是驱逐的工具——它是一个共存的呼声。然而，犹太复国主义利用回归的语言来为持续的殖民扩张辩护。

结论：一个建立在颠倒之上的项目

由以色列国家实践的犹太复国主义颠倒了它声称维护的每一个伦理和法律规范。它要求一个这样的世界：

- 占领是防御，抵抗是恐怖
- 种族统治是民主
- 历史记忆成为土地所有权
- 战犯成为总理
- 犹太异见者被抹去，犹太民族主义被等同于犹太身份

接受这些颠倒就是接受一个真相由权力定义的现实。但数百万人民——巴勒斯坦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和有原则的盟友——拒绝参与这场闹剧。他们要求法律平等适用。民主意味着平等。历史应被尊重，而非被利用。

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不是反对犹太人。它是与像爱因斯坦一样的犹太人站在一起，他看到了其暴力中的无尽战争未来。它是要求一个正义不因任何国家——无论它声称多么神圣——而被暂停的世界。

犹太复国主义要求暂停理性。是时候结束这场骗局了。